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三十六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二十八

起元始三年當孺子嬰初始元年凡六年

孝平皇帝下

元始三年春太后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尚書令平晏

納采見女

婦有五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降德明曰采擇也師古口謂采擇其可者

還奏言公女漸

濟德化有窈窕之容

窈窕幽閒也王肅曰善心曰窈善容曰窕

宜承天序奉祭祀太師

光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大中

大夫劉秀及太卜太史令服皮弁素積

百官表太常有太卜太史等令歸古曰皮弁以鹿皮

爲冠形加人手之弁合也素積謂素裳也朱衣而素裳積謂髮積

若今之襪爲也賢只素積者積以爲裳也言要中裝積也買公彥

曰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撰音撰以禮雜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

父母得位兆卜也卦筮也孟康曰金水相生也張晏曰金旺則水相也遇父母則泰卦乾下坤上天下於地是配享之卦

源父曰但言父母得位步知是泰卦乎所謂康疆之占逢吉之符也洪範曰汝則從

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又以太平策告宗廟有司奏故事聘皇后

身其康疆子孫其逢吉

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六千三百萬而以其四千

三百萬分子十一媵家及九族貧者夏安漢公奏車服制度吏

民養生送終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立官稷如禮曰郊祀志己有官社未有官稷

遂立官稷於官社之後臣瓚曰漢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其後又

立官社配以夏禹而不立官稷師古曰宿績二說皆未盡也初立

官稷於官社之後是爲一處今及郡國縣邑鄉聚皆置學官大

司徒司直陳崇使張敞孫竦草奏盛稱安漢公功德以爲宜恢公

國令如周公

成王以周公勳勞於天下封以曲阜地方七百里

建立公子令如伯禽

魯公

之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

所賜之品亦皆如之

魯公之封於魯也賜以附庸殷民六族大路大

旂封父之繁鬪夏后氏之璜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白牡之牲郊望之禮

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周

六子封於凡蔣邾茅胙祭師古曰六子伯禽之弟也

太后以示羣公羣公方議其事會呂寬

事起初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久後受禍即私與衛寶通書

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傅舊惡冀得至京師莽白太皇太后詔

有司褒賞中山孝王后益湯沐邑七千戶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

而而但益戶邑宇復教令上書求至京師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

婦兄呂寬議其故章以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爲變怪以驚懼之

章因推類說令歸政衛氏

推類者因變怪而推言事類如洪範五行傳以說莽也

宇即使寬

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焉

補註焉宇妻名

懷子繫獄須產子已殺之也已說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公居周公

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莽  
盡滅衛氏支屬惟衛后在吳章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爲富世名  
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  
人盡更名他師平陵云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  
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莽於是因呂寬之獄遂窮治黨與連引  
案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附丁傅及莽專政復  
非議莽紅陽侯王立莽之尊屬平阿侯王仁素剛直莽皆以太皇  
太后詔遣使迫守令自殺莽白太后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莽  
固爭而止甄豐遣使者乘傳案衛氏黨與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  
不附莽皆誣以罪法而殺之何武鮑宣及王商子樂昌侯安

漢郡  
丁商

相成帶者也

辛慶忌三子護羌校尉通函谷都尉遵水衡都尉茂南郡

太守辛伯皆坐死凡死者數百人海內震焉北海逢胡謂友人曰

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挂東都城門萌時學將家屬於長安

浮海客於遼東拜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宗伯姓也鳳名也鳳人說明於鳳官爲少府

爲人後之諛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竝聽欲以內厲天子而外

塞百姓之議先是程侯金曰殫子實程音如都成侯金安上子常皆

以無子國絕葬以白殫曾孫當及安上孫京兆尹欽紹其封時又

以欽家世忠孝與孔光同選爲帝師友帝稱光爲孔氏師稱欽爲

金氏友旣而欽謂當宜爲其父祖立廟晉灼曰當是貴帝建之孫此言當自爲其父及祖父

建立而使大夫主賞祭臣瓚曰當是支庶上繼大宗不得顧其私親也

齊後而令大甄邯時在旁廷叱欽因劾奏欽曰欽知聖朝世有爲

人後之諛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孝哀不獲厥福迺者呂寬  
衛寶復造姦謀威伏厥辜而乃揚言殿省教當云云惑亂眾心素  
國大綱誣祖不孝大不敬下獄自殺邯以綱紀國體無所阿私忠  
孝尤著益封千戶更封安上曾孫湯爲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  
歸家以明爲人後之諛安上日暉弟倫之子也初日暉以功封侯  
兩子皆貴然及孫則衰矣而倫後遂盛安上始貴顯封侯子敞元  
帝時爲侍中爲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暉之惟上亦難焉敞子涉  
明經節儉諸儒稱之成帝時爲侍中兩子湯融皆爲侍中欽涉從  
父弟也雖不得其死而爲士論所推重欽從父弟遷亦以明經爲  
尙書令後莽復封欽弟遷爲侯奕葉榮貴莫與爲比

班固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諛形於主

受襁褓之托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權燕王卜上官因權  
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  
稷擁昭立宣光爲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無術  
聞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  
死才三年宗族誅夷哀哉昔霍叔封於晉晉卽河東光豈其苗  
裔邪金日磾夷狄亡國羈縻漢庭而以爲敬悟主忠信自著勸  
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

是歲尙書令潁川鍾元爲大理

哀帝元壽二年復改廷尉爲大理

潁川太守陵陽

嚴詡

地志陵陽縣屬丹陽郡

本以孝行爲官謂掾史爲師友有過輒閉閣自

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爲設祖道詡據  
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



我以柔弱微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僇仆者故相弔耳謝至拜爲  
美俗使者徙隴西太守何竝爲潁川太守竝性情廉居官妻子不  
至官舍鋤澗誅暴令無不行嘗爲長陵令道不拾遺時邛成太后  
外家王林卿爲侍中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  
上冢因畱飲連日竝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冢開單外  
君友以時歸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舍竝具知之以非  
己時事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畱界中而已卽遣吏奉謁  
傳送林卿素驕慙於賓客竝度其爲變儲兵馬以待之林卿旣去  
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刺其建鼓竝自從吏兵追林卿  
行數十里林卿迫窘乃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窻騎  
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

竝心知己失林卿乃曰王君困由稱奴得脫死耶叱吏斷頭持遺  
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  
寺門鼓吏民驚駭以爲實死太后爲之涕泣哀帝聞而善之擢爲  
隴西太守至是移守潁川時尙書令潁川鍾元領大理用事有權  
弟威爲郡掾贓千金竝旣爲潁川守過辭鍾元大理元免冠爲弟  
請一等之罪願早坐髡鉗竝曰罪在弟身與君律君律猶言王法也不在  
於太守元懼遣人呼弟陽稱輕俠趙季李欸多畜賓客以氣力漁  
食閭里至姦人婦女持吏短長縱橫郡中聞竝且至皆亡去竝下  
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敕曰  
三人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  
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乃收之趙季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

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吏格殺之亦得趙李於他郡持頭  
還竝皆縣頭於市郡中清靜

甲元始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師古曰郊

祀祀於郊也宗尊也祀於明堂也上帝太微五帝也一曰昊天上帝也王肅曰上帝天也馬融曰上帝泰一之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杜佑曰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人之所尊莫過於帝証之於天故稱上帝 改殷紹嘉公曰宋公周

承休公曰鄭公成帝綬和元年封殷紹嘉公進周承休侯爵為公以為二王後 詔婦女非身犯

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張曼曰名捕謂

下詔所特捕也他皆無得繫其富驗者即驗問師古曰就其所居而問 定著令 二

月丁未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等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

第授皇后續漢志皇后綬與乘輿同四采黃赤繅繡長丈九尺九寸五百首 蓋亦玉璽也師古曰繅所以繫

璽考輿曰王莽傳云四月丁未平紀云二月丁未立皇后王氏下云夏皇后見於高廟外戚傳云明年春迎皇后於安漢公第然則

言四月入未央宮大赦天下 遣太僕王輝等八人各道副假節  
副副使也輝等持節 分行天下覽觀風俗 夏太保綽等及吏民  
其副則假之以節

上書者八千餘人咸請如陳崇言加賞於安漢公章下有司有司

請益封公以召陵新息二縣及黃邾聚新野曰

召陵新息二縣屬汝南郡續漢志南

陽郡新野縣有東鄉故新都王莽所封也又有黃邾聚 宋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爲宰衡

伊尹曰阿

衡周公 位上三公言事稱敢言之宰更毋得與公同名出從期

門二十人羽林三十人前後大車十乘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

葬母 封公子男二人安爲褒新侯臨爲賞都侯

葬封新都侯析其國名二字加褒賞

以封其 二子 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爲一萬萬以明大禮太后臨前殿

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

成王之侯伯禽於魯也周公拜前魯公拜

後葬稽首辭讓出委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臨印鞞及號位戶邑

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直功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

聽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伸主上之義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

承制詔公亟入視事詔尙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莽乃起視事

止減召陵黃郵新野之田而已莽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太后

左右素其養者莽雖專權然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芻側長御

方故萬端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號皆爲君食湯沐已姊

俠爲廣恩君君力爲廣以故左右日夜共譽莽莽又知太后婦人

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乃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

存見孤寡與婦容幸蘭館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灑水而被除夏

遊籬宿鄠杜之閒秋歷東館望昆門集黃山宮冬饗飲飛羽校獵

上蘭登長平館臨涇水而覽焉籬宿苑名飛羽殿名上蘭觀名所至屬縣輒施恩

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爲常天后從容言曰我始入太子家時見於丙殿至今五六十歲尙頗識之莽因曰太子宫幸近可一往游觀不足以爲勢於是太后幸太子宮甚悅太后秀弄兒病在外舍服虔曰官婢侍史生見服以作弄兒也莽自親餵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太任舜奏

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士辭萬金之幣莫不鄉化蜀郡男子路

建等輟訟慙作而退雖文王湘虞芮何以加師古曰虞芮二國名並

在河之東二國之君爭田不平闔文王之德乃往斷焉入周之境見耕者讓畔行宜者讓路乃相謂曰我小人也不可以辱君子之庭遂相讓而退宜

報告天下於是孔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太師毋朝十日一

入省中置几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官屬按職如故莽奏起明

堂辟雍靈臺應劭曰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明堂上圓下方八

室四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八窗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闢法七十二風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

辟雍者象璧圓之以水象教化流行大戴禮明堂以茅為學者築

蓋上圓下方天子曰泮宮諸侯曰觀堂以望氣青雲物為學者築

舍萬區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

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

令兵法史篇文字孟康曰史籍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師古曰周宣王太史史籍所作大篆書也通知其

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前後至者千數皆令記說廷

中將令正乖謬命各造廷中而記其說也又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

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竝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

地形下而土疏墜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為水狼盛則放溢少

稍自索師古曰復多也索盡也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

以來河決曹衛之域漢之廣陰定陶故曹國也東郡及魏郡黎陽古衛地也其南北不過百

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而已御史臨淮韓牧以為可

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  
王橫言河入渤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常連雨東北風

海水溢西南出寢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

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師古曰行謂通流也周譜曰定王五年河徙如道曰譜世統譜滕

也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事見七卷秦始皇二十二

年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

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西山謂黎陽以西諸山司空掾桓譚典其議爲甄

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

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師古曰事謂役使也空居與行役

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爲之作乃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

時并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羣臣奏言昔周公攝政七年制度乃



定今安漢公輔政四年營作二旬大功畢成立升宰衡位在諸侯

王上詔曰可仍令議九錫之法

唐禮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朱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

日虎賁百人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衽皂未均註云造退自輔行步有度賜之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之衣服以表其德長於教訓內懷至仁賜之犁則以化其民居處修理房內不潔賜之朱戶以明其別動作有禮賜之納陛以安其體勇猛勁疾秋義堅強賜之虎賁以備非常充賜威武志在宿衛賜之斧鉞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之弓矢使得專征孝慈父母賜之車馬以莽奏尊孝宣廟為中宗孝元廟為高宗又奏毀孝宣

事先祖

南陵文帝母昭太后

奏可 莽

自以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

莽自奏曰越裳氏重譯獻白雄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象

真上度大海奉國珍奇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

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等種可萬二

千人願為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

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屬外有西海鹽池開臨云

西有卑禾羌海卽獻王莽地爲西海郡者也  
鄒道元曰世謂之青海東去西平二百五十里平地美草皆與漢

民自居險阻處爲藩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

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

或藟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凰來儀神爵降集從

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友以時處業  
處謂度地以處之業謂使

各有作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今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請

受良願等所獻地爲西海郡分天下爲十二州應古制奏可冬置

西海郡  
考異曰王莽傳置西海郡在明年秋今從平紀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

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 梁王立坐與衛氏交通廢徙南鄭自殺

分京師置前輝光後丞烈二郡  
前輝光蓋領長安以南諸縣後丞烈蓋領長安以北諸縣也

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

罷置改易天下多事更不能紀矣 是年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

屋瓦且盡

元始五年春正月禘祭明堂

應劭曰禮五年而再殷祭壹禘壹

廟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

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

已封者益戶未有爵者賜爵已有爵者賜金帛

已有秩者增秩未有官者補吏

安漢公又奏復長安南北郊三十餘年閒天地

之祠凡五徙焉

成帝建始元年罷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作長安南北郊永始三年復甘泉汾陰成帝崩皇太后詔

復長安南北郊哀帝建平三年復甘泉汾陰今又復南北郊是五徙也

詔曰蓋聞帝王以德撫民

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餘萬人

漢元漢初也雖有

王侯之屬莫能相糾或陷入刑罪教訓不至之咎也傳不云乎君

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其令郡國各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

夏四月乙未博山簡烈侯孔光薨贈賜葬送甚盛車萬餘兩道路  
皆舉音以過喪以馬宮爲太師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  
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  
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於是莽上書言諸臣民所上章  
下議者事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舉制禮作樂事成願賜骸骨  
歸家避賢者路甄邯等白太后詔曰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  
受賞賞卽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  
畢成羣公以聞究於前議其九錫禮儀亟奏五月策命安漢公莽  
以九錫莽稽首再拜受綠韞袞衣裳師古曰此或謂蔽膝也或謂韞韞瑒瑒瑒  
瑒孟康曰瑒玉名也佩刀之飾上曰瑒下曰瑒詩云瑒瑒有瑒是  
瑒也毛傳曰天子玉瑒而此必諸侯瑒瑒而瑒必陸云瑒刀室也  
爾雅云黃金謂之瑒說文云瑒金之美與玉同色者也○瑒  
音瑒瑒音瑒上聲必音必瑒音瑒瑒音瑒求釋音丙 句履

孟康曰今齊祀履頭飾也出鸞路乘馬師古曰鸞路車之施龍旂

履三寸師古曰其形歧頭鸞路乘馬鸞者四馬曰乘龍旂

九旒周禮交龍為旒旒雅有皮弁素積戎路乘馬師古曰戎形弓

矢盧弓矢師古曰形赤左建朱鉞右建金戚師古曰鉞甲冑一具

胄兜色盧黑色拒鬯二占拒鬯香酒也周禮春官鬯人謂云釀拒為酒拒如

芬芳飲服以降神也舊說芬芳似暢故謂之鬯禮以鬱合鬯言鬱

於中而鬯於外也又曰先鄭小毛以為鬯香草也蔡而賚之為鬯

拒者百穀之華鬯者百草之英故先王歲以合鬯圭瓚二九命青

占中尊也○拒音巨占音有釀音曠去聲音字圭瓚二九命青

玉珪二師古曰圭瓚以圭為勺末上公九命朱戶納陛朱戶以居

孟康曰納內也謂壘殿基際為陛不使露也師古曰署宗官祝官

孟說是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納之於壘下也署宗官祝官

卜官史官故周公也成王之命周公祝宗卜史虎賁三百人王

師等八人使行風俗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為郡國造歌謠頌功

德凡三萬言閏月丁酉詔以羲和劉秀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令

漢與文王靈臺周公作洛同符

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周公營成周曰其作

大邑其自時

配皇天中父太僕王暉等八人使行風俗宣明德化萬國齊同皆

封爲列侯

四人者劉秀紅休侯平晏防鄉侯孔永甯鄉侯孫遵定鄉侯八人者王暉常鄉侯謝遂望鄉侯遂普崇鄉侯陳

異日恩澤侯表劉歆等十一侯皆云丁酉獨平晏云丁丑按十二

人同功俱封是年閏五月甲午朔無丁丑表誤時廣不相班稱獨不上嘉瑞及歌謠

班稱時相琅邪太守公孫闔言災異於公府甄豐遣屬馳至兩郡

廣平司空掾屬二十九人有比三百石馬師古曰遺言祥而劾諷吏民應而除災害而劾

闕空造不祥稱絕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稱班健仔弟也太后曰

不宣德美宜與言災害者異罰且班稱後宮賢家我所哀也闕獨

下獄誅稱懼上書陳恩謝罪願歸相印入補延陵園郎

園郎字守園寮門戶

太后許焉 莽又奏爲市無二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飢民

七

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

師古曰白虎通云象者其衣服象下刑也犯聖者蒙犯刑

者以褚笞其衣犯贓者以墨蒙其贖象而畫之犯宮者屏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屏草履也○屏音費

莽復奏言其

王母丁姬前不臣妾

師古曰言不違臣妾之道

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

太太后璽綬以葬請發其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徙其王母歸

定陶葬其王家次而葬丁姬復其故太后以爲既已之事不須復

發莽固爭之太后詔因故棺改葬之葬奏其王母及丁姬棺皆名

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

之次奏可於是司發傅太后冢冢崩壓殺數百人開丁姬櫛戶

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滅乃得入燒燔椁中器物及開傅太

后棺臭聞數里時又有羣燕數千銜土投丁姬穿中公卿在位皆

呵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

作掘平其王母丁姬故冢二旬閒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爲世戒

云又毀壞其皇廟諸造議者冷褒段熲皆徙合浦

褒劉歆見三十卷哀帝建平

元年考異曰師丹傳曰復免高昌侯安爲庶人按功臣表建平四年董宏已死元壽二年于武坐父爲侯邪免不得至今丹傳誤也

徵師丹詣公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數月更封丹爲義陽侯

丹徙平元

年遷歸故邑高樂侯戶邑也恩澤侯表義陽侯國於南陽新野考異曰恩澤侯表丹元始三年二月癸巳更爲義陽侯胡且因此并發傳太后陵徙治義等事俱著之三年按外戚傳云元始五年莽發其王母及丁姬冢改葬之馬宮傳莽發博太后陵追誅前議者宮慙懼乃乞骸骨公卿表宮以今年八月壬午免然則褒等能合浦及丹封侯皆在今年明矣按長歷二月丙申朔無癸巳日月必有誤月餘葬初哀帝時馬宮爲光祿勳與丞相御史雜議傅太后

諡曰孝元傅皇后及莽追誅前議者宮爲莽所厚獨不及宮內慙

懼上書言臣前議定陶共王母諡希指雷同詭經僻說以惑誤主

上爲臣不忠幸蒙酒心自新誠無顏復望闕庭無心復居官府無



宣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八月壬午

莽以太后詔賜宮策曰四輔之職爲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

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鮮明猶言精明君言至誠不敢文過朕甚多之

不奪君之爵邑其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者上其印綬於使者也以侯執第

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張晏曰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爲

壯火以地二爲牝故火爲水也今通子午以臨之案男八月生齒

入歲數始二八十六易道通入八六十四易道絕師古曰子北方

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也午南方也言

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者

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計南北直相當

此則北山是子南山是午其爲子午道仲博曰史文自以從杜陵

徑漢中爲子午道耳說非史意也三秦記長安正南山名女嶺

谷名子午一名泉陵侯劉慶上書地理志泉陵言周成王幼小

樊川一名御寇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

曰宜如慶言 時帝春秋益壯以衛后故怨不說 冬疫惑入月

出 十二月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

秦時願以身代藏策金騰置於前殿敷諸公勿敢言師古曰詐依

請命作金騰也書曰周公納策金騰之匱中孔安國曰爲請命

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孔穎達曰騰約之名丙

午帝崩於未央宮臣賈曰帝年九歲卽大赦天下莽令天下吏六

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敘孝

平加元服葬康陵臣賈曰康陵在

班固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衰善願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

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於變異見於上民

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以長樂少府平晏爲大司徒○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

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爲後乃悉徵宣帝元孫選立之是月前輝光謝露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武功縣本屬扶風莽分屬前輝光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曰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太后心不以爲可然力不能制乃聽許舜等卽其令太后下詔曰孝平皇帝短命而崩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元孫二十三人差度立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元孫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輝光嵩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爲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

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只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太

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請安漢公踐祚服天

子戴冕背斧依立於戶牖之間

鄭氏曰斧依爲斧文屏  
國師古曰依讀曰展

南面朝羣

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

宗祀明堂其祀宗廟享祭羣神贊曰假皇帝

師古曰贊者謂祭祀  
之辭余謂此贊固主

於祭祀皆朝會亦有贊  
者所謂贊非贊謂是也

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子平決朝事常

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

幼嗣遂寄託之義也

遂成

隆治平之化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

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

宮者謂以安漢公第爲宮也家  
者謂其家也國者謂其所封新

都邑也采謂以武功縣  
爲采地名曰美光邑也

如諸侯禮儀故事太后詔曰可死是大司

農馬官辟南郡胡剛爲掾至是太后令莽居攝剛卽解其衣冠懸

平帝元始五年孺子居攝元年

府門而去亡命交趾隱于屠肆之間卒并敗乃歸鄉里

孺子嬰 在位三年

西漢居攝元年春正月王莽祀上帝於南郊又行迎春大射養老之

禮 三月己丑立宣帝元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 亦因周公輔

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而爲此號 嬰廣戚侯顯之子也 楚孝王子勳封廣戚侯顯則勳之子也 年二

歲託以卜相叢吉立之尊皇后曰皇太后 以王舜爲太傅左輔

甄豐爲太阿右拂 拂讀曰解 甄邯爲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

四少少師少傅少阿少保也 四月安眾侯劉崇 師古曰安眾康侯舟長抄定王子崇即丹元孫之子也地理志

安眾侯國屬南陽郡故宛西鄉也 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

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恥也言帥宗族爲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

百餘人遂進攻宛 宛南陽郡治所 不得入而敗紹從弟竦與崇族父嘉詣

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爲嘉作奏稱莽德美罪狀劉崇願爲宗室

倡始父子兄弟負寵荷錡馳之南陽緒崇宮室令如古制

古者時

既伏其罪則漆其宮室以爲

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用永監

行池師古曰請謂齋水也

武王勝殷分亳社以東諸侯西魯其社覆上棧

嘉爲率禮侯孺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竦爲淑德侯長安

爲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

伯松

力戰關不如巧爲奏自後謀反

皆汚池云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

內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 冬十月丙辰朔日

有食之 十二月羣臣奏請以安漢公廬爲攝省府爲攝殿第爲

攝官奏可

攝殿中止宿之舍府

是歲西羌龐恬傅幡等怨莽奪

其地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誅永遣護羌校尉覽況擊之

卯居攝二年春寶況等擊破西羌 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

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

食貨志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

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索隱曰錢本名泉以貨之流布如泉布者言貨流布刀以其

利於人也與五銖錢竝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

府受直

百官表少府有御府令丞 師古曰御府主天子衣服

然卒不與直 東郡太守翟義

方進之子也與姊子上蔡陳豐謀曰

地理志上蔡縣屬汝南郡

新都侯攝天子

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穉者以爲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

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疆藩天下傾

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太郡父子受漢厚

恩義當爲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

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

師古曰埋名謂身埋而名立 補誌埋名者名與身俱埋晦

而不揚之意 猶可以不懸於先帝今欲發之汝可從我乎豐年十

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

璜結謀 信璜皆東平王王雲子璜 以九月都試日斬觀令因勒其

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信子匡時爲東平王乃并東

平兵立信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虺

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天子已立其行天罰郡國皆

震比至山陽眾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

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此自危莽乃拜其黨親輕

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爲奮武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爲虎牙將

軍明義侯王駿爲彊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爲震威將軍 師

日春王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也本名宜平門莽改名焉余按

漢城門校尉掌十二城門觀此則莽改官名十二城門各置城門



後宗伯忠孝侯劉宏爲奮衝將軍

平帝元始四年并更名宗正爲宗伯

中少府建威

侯王昌爲中堅將軍

莽更少府曰共工此中少府蓋長樂少府也以職在宮中故曰中少府

中郎將

廉美侯寶況爲奮威將軍凡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爲校尉軍吏將

關東甲卒發奔命以擊義焉復以太僕武讓爲積弩將軍屯函谷

關將作大匠蒙鄉侯遂竝爲橫蓋將軍屯武關

遠姓音名○遂義音蘇莖音野

義

和紅休侯劉秀爲揚武將軍屯宛三輔聞翟義起自茂陵以西至

并地垂志河縣屬右扶風賢曰

二十三縣盜賊竝發槐里男子趙

朋靈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縣令

地理志右輔都尉治屬郡

與廉擊皆屬扶風後復所封邑也○廉音節

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

安眾稍多至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復拜衛尉王級爲虎賁

將軍大鴻臚望鄉侯閻遷爲折衝將軍西驩朋等以常鄉侯王邯

爲車騎將軍屯平樂館騎都尉王晏爲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

尉趙恢爲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以太休後承承陽侯甄邯爲大

將軍承音丞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

豐晝夜循行殿中莽曰抱孺子禱郊廟會羣臣稱曰昔成王幼周

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

猶懼此況臣莽之斗筭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冬十月甲

子莽依周書作大誥師古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三監及淮夷

曰粵其聞日孟康曰翟義反書上聞宗室之儻有四百人孟康曰

在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曰民之表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師

日我以此宗室之儻及獻儀儻謂賢者也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天下以當

反位孺子之意諸將東至陳留菑孟康曰菑故戴國在梁後屬陳

舊今日考城陳留風俗傳曰菑

縣秦之設縣也遭漢兵起邑多舊年故改曰舊縣章帝東巡過縣謂曰陳留舊縣其名不善其改曰考城與翟義會戰

破之斬劉瓛首莽大喜復下詔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爲列侯卽軍中拜授因大赦天下於是吏士精銳遂攻圍義於

圍城十二月大破之義與劉信棄軍亡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

陳都市卒不得信

地理志固始陳三縣皆屬淮南國賢曰固始城在今汴州雍邱縣東南

班彪曰翟方進以孤童攜老母羈旅人京師身爲儒宗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有資育奚益於敵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悲夫

咸初始元年春地震大赦天下詔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趙朋霍鴻二月朋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乃置酒白虎殿勞賜將帥詔陳崇洽校軍功第其高下依周制爵五等以封功

臣爲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以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

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其當賜爵

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又數百人

王制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於諸侯曰附庸

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也

莽發翟義父方進及先祖家在汝南者燒其

棺柩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阮以棘五毒并葬之

如道曰五毒野葛

毒之方進長子宜亦明經篤行居長安教授先義未發時家數有

怪夜聞哭聲聽之不知所在時諸生滿堂有狗從外入嚙其庭中

羣雁數十眾驚救之已皆斃頭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宜大惡之謂

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倜儻今數有惡怪恐有妄爲而大禍至

也太夫人可歸爲棄去宜家者以避害母不可去後數月而敗巷

又取義及趙朋霍鴻黨眾之尸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圍槐里

蓋屋凡五所建表木於其上

師古曰表者所以標明也

書曰反虜逆賊鯨鯢

師古

曰鯨鯢大魚爲害者也以此比敵人之勇傑者崔豹古今注鯨大者長千里小者數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子起大海中鼓浪成雷洑沫成雨水族驚畏一皆逃匿莫敢當其鱗曰鯢大者亦長千里蓋鯨鯢有力能噬食小魚故以喻夫濫暴而凌弱者而導從數萬子義等既敗莽於是自謂威德跋扈大海中有渠魁之義領古鯨字

日盛遂謀卽眞之事矣

羣臣復奏進攝皇帝子安臨爵爲公封

兄子光爲衍功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

莽既居攝故還歸新都國補註還歸者謂還歸新都

國歸之於朝廷也

羣臣復白以封莽孫宗爲新都侯

宗字

九月莽母功

顯君死莽自以居攝踐祚奉漢大宗之後爲功顯君總纘弁而加

麻環經如天子弔諸侯服

周禮王爲諸侯總纘弁而加環經同姓則麻異姓則葛師古曰於弁上加環經

也謂之環者言其輕細如環之形記曰纁麻十五升去其中半有事其纁無事其布曰纁買公彥曰凡五服之輕皆兩股較之言屨經則與較經有異矣謂以麻爲纁又以一股麻爲纁而橫纁之如紵然故謂之環經 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

侯宗爲主服喪三年云

司威陳崇

非置司威以司察百官

奏莽兄子衍功

侯光私報執金吾賢況令殺人

私報者私屬之也

況爲收繫致其法莽大

怒切責光光母曰汝自視孰與長孫中孫長孫中孫者字及獲之

字也

娶死見上卷哀帝元壽元年字死見上平帝元始三年中實曰仲

遂母子自殺及況皆死初

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爲名

事見三十一卷成帝永始元年

及後悖虐復以示公

義焉令光子嘉嗣爵爲侯

是歲廣饒侯劉京言齊郡新井

地志

郡有廣饒縣

取騎將軍千人扈雲言巴郡石牛

師古曰千人官名屬太車騎將軍扈雲名

係屬臧鴻言扶風雍石

雍縣屬扶風

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奏太后

曰陛下遇漢十二世三七之阨

三七二百一十年漢元至是歲二百一十四年

承天威命

詔臣莽居攝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

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攝皇帝當爲真

卽不信我此事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

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

壬子冬至而其日當建

而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

皆到於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

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騎都尉崔發等

視說

視其文而說其義也

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下詔更爲太初元將元

年臣莽以爲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文也孔子曰畏天命

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

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

以居攝三年爲始初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爲度用應天命臣莽夙

夜養育隆就孺子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

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眾庶

知其奉符命指意，羣公博議別奏，以示卽真之漸矣。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其劫莽，立楚王紆發覺，誅死。梓潼人哀章學問長

安素無行，好爲大言，見莽居攝，卽作銅匱爲兩檢，署其一曰天帝

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傳子黃帝，金策書改正兩檢者兩力也

莽自以爲黃帝之後，故曰子黃帝，遂僞作皇令，從漢書改正。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爲真

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

章，因自竄姓名凡十一人，皆署官爵爲輔佐。章聞齊并石牛事，下

卽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高廟有令僕射，僕射以聞。戊

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福師古曰言有神命御王冠冠王者之謁使漢禪位於莽也

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詔曰：子以不德託於皇初祖考黃帝之

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降顯大



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昭告屬予以天下兆民赤

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金策之壽予甚祗畏敢不欽受以

戊辰直定

師古曰於時降之次其日直定

御王冠卽眞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

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

師古曰徽幟通謂旌旗之屬也

以十

二月初癸酉爲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爲時

以十二月爲正以丑時爲

十二時

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

以土繼火故尚黃物應牙於正其色白故應正用

白使節之旄幡皆純黃其畧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

也莽將卽眞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是時以孺子未立

璽藏長樂宮及莽卽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

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旣見太后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

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旣無以報受人孤寄藥

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且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芴側長御以下皆坐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甯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乃爲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

師古曰未央殿前有蒼池池中有漸臺黃圖曰漸浸也言爲池水所浸也

大縱眾樂莽又欲改太

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疏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

天命莽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

師古曰書忿之辭也

莽因曰此詩

德之臣也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璧文

冠軍蜀南陽郡服虔曰銅璧如

璧形以銅爲之

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下詔從之於

是鳩殺王諫而封張永爲黃符子初成帝之末有童謠曰邪徑敗  
良田讒口亂善言桂樹花不實黃雀巢其巔故爲人所羨今爲人  
所憐人以爲國家絕嗣王氏篡位之兆至是果驗

班彪贊曰三代以來王公失世稀不以女寵及王莽之興由孝  
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喪國六十餘載羣小世權更持國柄  
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  
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慈夫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三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二十九

起王莽始建國元年  
盡天鳳元年凡六年

附新莽上

潛位十四年爲漢兵所誅改元  
三始建國五天鳳六地皇三

己

新莽始建  
國元年

春正月朔

去年十二月莽改元以十二月爲  
歲首通鑑不書不與其改正朔也

莽帥公

侯卿士奉皇太后璽鞍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焉初莽娶故丞相王訢孫宜春侯咸女爲妻立以爲皇后生四男字獲安臨宇獲前誅死安頗荒忽乃以臨爲皇太子安爲新嘉辟封字子六人皆爲公

千爲功隆公壽爲功明公吉爲功成公  
宗爲功崇公世爲功昭公利爲功著公

大赦天下莽乃策

資治通鑑補

卷三十七

漢紀二十九

二十九

一

一

一

命孺子爲定安公封以萬戶地方百里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

周後竝行其正朔服色

此皆空言耳

以孝平皇后爲定安太后讀策畢

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歔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子獨

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

漢諸侯王國有太傅中傅太傅秩二千石中傅則在宮中傅王者耳賢曰前書晉義曰中傅宦者也

百僚陪位莫不

感動又按金匱封拜輔臣

哀章所獻金匱同金策書也

以太傅左輔王舜爲太

師封安新公大司徒平晏爲太傅就新公少阿義和劉秀爲國師

嘉新公廣漢梓潼哀章爲國將美新公是爲四輔位上公太保後

丞永陽侯甄邯爲大司馬承新公不進侯王尋爲大司徒章新公

步兵將軍王邑爲大司空隆新公是爲三公太阿右拂大司空甄

豐爲更始將軍廣新公京兆王興爲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孫

建爲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盛爲前將軍崇新公是爲四將凡

十一公王興者故城門令史

城門令史事城門校尉掌文書

王盛者寶餅莽按符

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以示神

焉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尙書官凡數百人譜劉爲郡守者皆此

爲諫大夫改明光宮爲定安館定安太后居之以大鴻臚府爲定

安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勅阿乳母不得與嬰語常在四壁中

孟康曰今安定公居四壁中不得有所見釋名曰壁辟也辟禦風寒也

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

畜音休去

後莽以女孫字子妻之莽策命羣司各以其職如典誥之文置

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

師古曰允信也若順也余按古

之三孤位六卿爲秩同六卿曰孤卿

更名大司農曰義和後更爲納言大理曰作士

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其工水衡都尉曰子處

皆做唐虞

也 與三公司卿分屬三公司卿卽司允置二十七大夫八十一

元士分主中都官諸職又更光祿勳等名爲六監皆上卿光祿勳曰司中

太僕曰太御備尉曰太憲執金吾曰齋武中尉曰單正又置大醫官主乘輿服御物後又典兵改郡太守曰大尹

都尉曰大尉縣令長曰宰長樂宮曰長樂室長安曰常安其餘百

官官室郡縣盡易其名不可勝紀封王氏齊縵之屬爲侯大功爲

伯小功爲子總麻爲男其女皆爲任師古曰任充也男男以陸女

以陸爲號焉師古曰陸陸皆其受封邑之號取嘉名也又曰漢氏諸侯或稱王至於四

夷亦如之違於古典繆於一統王大一統王者有天下之號也諸侯及夷稱之非古也其定

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爲侯於是漢諸侯

王三十二人皆降爲公王子侯者百八十一人皆降爲子其後皆

奪爵焉考異曰諸侯王表皆云莽篡位廢爲公明年廢王子侯表但云絕或云免皆在今年按明年立區荊緡建泰諸爵爲

諸侯者以戶多少就五等之於亦不云等爵也後漢城陽王延壽云劉氏侯者皆降爲子後奪爵不知亦在幾年

天司空

邑成都侯商子也既居三公位貴重商故人皆敬事之惟樓護自安如得節邑亦以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字謂邑公子貴如何天下兩賢之謔字君卿齊人也初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惟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五侯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爲鯖世號五侯鯖護爲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母死送葬者車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喪樓君卿久之平阿侯舉護方正爲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多持幣帛過齊上壽求上先人家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疏與束帛一日



散百金之費。歷天水廣漢兩郡太守封息鄉侯。坐事免爲庶人。護  
居位時需祿賂遺緣手而盡。既退居里巷而五侯兄弟皆已死年  
老失勢賓客益衰。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  
呂姬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妻子曰。呂公  
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護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莽又封黃帝  
少昊顓頊帝舜堯舜夏商周及皋陶伊尹之後皆爲公侯。使各奉  
其祭祀。莽因襲承平之業。府庫百官之富百蠻賓服天下晏然。  
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陋小漢家制。欲度更爲疏闊。乃自謂黃  
帝虞舜之後。至齊王建孫濟北王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  
氏。故以黃帝爲初祖。虞帝爲始祖。道尊陳胡公爲陳胡王。田敬仲  
爲田敬王。濟北王安爲濟北愍王。立祖廟五親廟。四天下姚嬀陳

田王五姓皆爲宗室世世復無所與封陳崇田豐爲侯以奉胡王

敬王後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義趙則等作亂領州郡懷忠孝封

牧爲男守爲附城補註以義朋之亂時領州郡者皆能懷忠孝而不降故悉封天下牧守爲男爲附城以漢

高廟爲文祖廟師古曰欲法漢受終於文祖漢氏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薦

如故諸劉勿解其復各終厥身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冤莽以

劉之爲字卯金刀也詔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

卯日作風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

佩之今有玉在者銘其一面刻正月剛卯金刀莽所鑄之錢也晉

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貫其底

如冠嬰頭繫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火靈爰四方

青赤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養龍庶疫剛蠱莫我敢當其

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變化順爾固伏化茲靈爰既正既直既順

既方庶疫剛蠱莫我敢當師古曰今往往有乃罷錯刀契刀及五

銖錢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前大錢五十者

爲二品竝行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 夏四月徐鄉侯劉

快結黨數千人起兵於其國師古曰快膠東恭王子也快兄殷故漢膠東王時

爲扶崇公快舉兵攻卽墨卽墨膠東國都殷閉城門自繫獄吏民距快快

敗走至長廣死地理志長廣縣屬琅邪郡莽赦殷益其國滿萬戶地方百里

莽曰古者一夫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秦壞聖

制廢井田是以兼井起貪鄙生彊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

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闡制於民臣顛斷其命繆於天地

之性人爲貴之義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癘咸

出晉灼曰雖老病者皆復出口算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師古曰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

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質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

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爲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爲姦俱陷於

辜刑用不錯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  
男口不盈八而出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  
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禦

魘魅

師古曰魘山神也魅老物精也○魘音答

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秋遣五威將

王奇等十二人

五威將分左右前後中帥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

班符命四十二篇

於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五威將奉符命齋印綬  
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

更改也

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

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大赦天下五威將乘乾文車

鄭氏曰畫天文於車

也○駕坤六馬

鄭氏曰坤爲地數

背負鷲鳥之毛服飾甚偉

師古曰鷲鳥雉屬卽鷲鷄

也○鷲音鷲

鷲鷄音俊儀每一將各置五帥將持節帥持幢其東出者至元菟

樂浪高句驪夫餘南出者徼徼外厯益州改句町王爲侯

徼外邊徼之外

益州武帝所置益州郡也昭帝時姑繒葉榆夷反西出至西域盡

故其王爲侯北出至匈奴庭授單于印改漢印文去璽言章也信

也亦因也封物相因付漢官儀曰諸侯王黃金璽駝紐文曰璽列

侯黃金龜紐文曰章御史大夫金印中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

二千石至四百石皆銅印文曰印冬肅桐華以統陸侯陳崇爲

爲莽以吏印綬撓亂四夷張木

司命主司察上公以下又以說符侯崔發等爲中城四關將軍主

十二城門及繞鬻羊頭看颺汧隴之固中城將軍主十二城門四關將軍分主繞鬻羊頭看

颺汧隴四處服虔曰繞鬻隘險之道師古曰謂之繞鬻者言四面

扼塞其道屈曲餘谷之水回繞而鬻也其處卽今之商州界七盤

十二繞是也羊頭山名在上黨長子縣有看山也颺池也皆在

陝縣之東汧扶風汧縣有吳山汧水之阻隴謂隴坂也汧隴相連

音滸皆以五威冠其號又遣諫大夫五十人分鑄錢於郡國

是歲眞定常山大雨雹 寔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日高皇帝大怒

趣歸我國否者九月必殺汝莽收捕殺之

庚始建國  
年二年

春二月赦天下 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

干爲公者悉上璽綬爲民無違命者獨故廣陽王嘉以獻符命魯  
王閔以獻神書中山王成都以獻書言莽德皆封列侯

班固論曰昔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所以親親賢賢開諸  
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殺  
則五伯扶其弱與其守天下謂之共主邇大弗之敢傾歷載八  
百餘年數極德盡降爲庶人用天年終秦訕笑三代竊自號爲  
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無骨肉本根之輔外無尺土藩翼之衛  
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  
然也漢興之初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尊王子弟大啟九國  
自雁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

海爲齊趙

師古曰太行山名也左轉亦謂自太行而東也漸入也一日漫也

殺泗以往奄有滬

蒙爲梁楚

晉灼曰水經云泗水出魯國卞縣臣瓚曰殺在彭城泗之下流爲蒙水師古曰奄覆也龜蒙二山名東

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

文穎曰卽今吳也高祖六年爲荆國十年六年更名吳師古曰荆吳同是一國

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

師古曰瀕水涯也廬衡二山名

波漢之陽互九疑爲

長沙

鄭氏曰波音破澤之破孟康曰互竟也師古曰波漢之陽者循漢水而往也水北曰陽九疑山名有九峰在零陵營

消

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

師古曰比謂相次也三垂謂東北南也

天子自

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

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

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雖然

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

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

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益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

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分齊趙景帝削吳楚武帝下推恩之

令而燕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

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

亡南北邊矣如簡曰長沙之南更置郡燕代以北更置緣邊郡其所有饒利兵馬器械三國皆失之也景遭

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師古曰謂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損大

夫謂者諸官長丞員等也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服虔曰仕於諸侯爲左官絕不

得使仕於王朝也應劭曰人道尚右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漢時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爲尊故謂降秩者爲左

遷仕諸侯師古曰附益者蓋取孔子云求也爲之者爲左官設附益之法聚斂而附益之之義也皆背正法而厚

於私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

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



本朝短祚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無所  
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顛作威福廟堂之上  
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  
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應劭曰厥者頓也角  
者頓角也稽首首至  
地奉上璽戟唯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嬭豈不哀哉

國師公劉秀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師古曰言賣不售  
者官收取之無而

欲得者官出與之師古曰言賣不售者官收取之無而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易下繫辭曰理財  
正辭禁民為非曰

井乃下詔曰周禮有賒貸師古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祭  
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人之

賒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謂以祭祀喪紀故從官  
賒賈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賈物者以其其所為吏

從賈而後與之各以其國服之稅而輸息謂若樂語有五均師古曰  
鄧展

受國服之田而貨賈錢者一井之月出息五百師古曰鄧展  
曰樂  
語樂元語河開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讀曰其文云天子取諸矣  
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四民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

要成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傳記各有筦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筦者所以

齊眾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洛陽邯鄲臨晉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司市常以四時仲月定物上中下之賈各爲其市平民賣五穀布帛絲綿之物周於民用而不售者均官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無令折錢物賈過平一錢則以平賣賣與民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又民有乏絕欲賒貸者錢府與之每月百錢收息三錢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爲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爲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疋其不能出布者宥作縣官衣食之譜取金銀連錫烏獸魚鼈於山林水澤

孟康

曰連錫之別名也李奇曰

錦錫許廣曰連錫屬也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紵紡績補縫工

匠醫巫卜祝及他方技商販賈人皆各自占所爲於其所之也

之往

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分之而以其一爲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義和魯匡復奏請權酒酤其言曰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沽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沽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御也孔子當周衰亂酒沽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無以行禮相養放而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率開一廬以賣鬻五十釀爲準一釀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賈而三分之以其一爲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賈計其利而十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二及糟師古曰穀漿也○釀音代衣炭給工器薪樵之費莽從之

又禁民不得挾弩鎗犯者徙西海 初莽既班四條於匈奴

四條見三

十五卷平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

元始二年

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責稅

護烏桓使者節護烏桓校尉范滂曰烏桓自爲貢贖所常臣伏匈奴歲輸牛羊馬

皮遇時不具輒沒其妻子武帝遣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塞外後置護烏桓校尉

節監領之收烏桓酋豪縛倒懸之酋豪兄弟怒共殺匈奴使單于

秩二千石

聞之發左賢王兵入烏桓攻擊之頗殺人民毆婦女弱小且千人

去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持財畜往贖匈奴

受謂不遺及五威將王駿等六人至匈奴

六人一將五帥也

重遺單于金

帛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

更曰新匈奴單于章

師古曰新者莽自棄其國號

將帥既至授單于印鞞詔令

上故印殺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鞞單于舉掖授之左

姑夕侯蘇從秀謂單于曰

蘇者姑夕侯之名

未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

止不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爲壽五威將曰故印韃當以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韃奉上將帥受著新韃不解視印飲食至夜乃罷右帥陳饒謂諸將帥曰韃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如令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以絕禍根將帥猶與莫有應者饒燕士果悍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帥曰漢單于印韃不言韃又無漢字請王已下乃有漢言韃今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顯得故印將帥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帥所自爲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

白單于知己無可奈何又多得賂遺卽遣弟右賢王與率馬牛隨將帥入謝因上書求故印將帥還到左犁汗王咸所居地見烏桓民多以問咸咸具言狀將帥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亟還之咸曰請密與單于相聞得語歸之

謂得單于遺歸之語然後歸之也

單于使咸

報曰當從塞內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帥不敢顯決以聞詔報從塞外還之莽悉封五威將爲子帥爲男獨陳饒以破墜之功封威德子單于始因夏侯藩求地有拒漢語

見三十二卷成帝綏和元年

後以求

稅烏桓不得因寇掠其人民費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故怨恨乃遣右大且渠蒲呼盧等十餘人將兵眾萬騎以護送烏桓爲名勒兵朔方塞下朔方太守以聞莽以廣新公甄豐爲右伯

莽以時命分陝

立二伯豐爲右伯當出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間之憚於供給煩費

伯平嬰爲左伯

謀亡入匈奴都護但欽召恬離斬之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

離眾二千餘人亡降匈奴車師國有輔國侯舊稱也單于受之遣兵與

狐蘭支共入寇擊車師殺後城長後城即車師後王城也傷都護司馬及狐

蘭兵復遣入匈奴時戊己校尉刁護病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元

右曲任候商史校尉之史也司馬丞司馬之丞也右曲候軍分左右部部下有曲曲有候相與謀曰西

域諸國頗背叛匈奴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帥人眾降匈奴如漢曰來侵會當死耳遂殺護及其子男昆弟翫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

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號良帶曰烏資都尉考與曰匈奴傳云烏桓都將平西城

傳云烏資都尉今從之冬十一月立國將軍孫建奏九月辛巳陳良終帶

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

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與成帝下妻子也師古曰下妻劉氏當復趣

劉氏當復趣

空宮收繫男子卽常安姓武字仲

莽改長安曰常安

皆逆天違命大逆無

道漢氏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諸劉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久未定前故安舉侯劉崇等更聚眾謀反令狂狡之虜復依托亡漢至犯夷滅速未止者此聖恩不蚤絕其萌芽故也臣請漢氏諸廟在京師者皆罷諸劉爲吏者皆罷待除於家

卽古已罷其職各使退歸而在家待命

除之

莽曰可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爲子四輔明德侯劉翼率禮侯

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或捕告反虜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公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 定安公太后婉孌有節操自劉氏之廢常稱疾不朝會時年未二十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曰黃皇室主欲絕之於漢令孫建世子盛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鞭笞



其別侍御因發病不可起莽遂不復彊也 十二月露 莽恃府

庫之富欲立威匈奴乃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下詔遣立國

將軍孫建等率十二將分道竝出五威將軍苗訢虎賁將軍王況

出五原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雲中振武將軍王嘉平

狄將軍王萌出代郡相威將軍李參

參音邯  
又音林

鎮威將軍李翁出西

河誅絡將軍楊俊討滅將軍嚴尤出滎陽奮武將軍王駿定胡將

軍王晏出張掖及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

十萬人轉輸衣裘兵器糧食自負海江淮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

以軍興法從事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謀欲窮追匈奴

內之丁令

傳古曰逐之  
遣入丁零也

分其國土人民以爲十五立呼韓邪子孫

十五人皆爲單于 莽以錢帛訖不行復下書曰寶貨皆重則小

用不給皆輕則儻載煩費師古曰儻送也輕重大小各有差品則用

便而民樂於是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錢貨六品錢小

徑六分重一銖名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幺錢一十次入分

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

四十因前大錢五十為六品○幺音腰 金貨一品黃金一斤直錢 銀貨二品朱提銀

為一疏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元龍 龜貨四品直二千六百一十公

龜九寸直五百餘龜七寸以上直二百子龜五寸以上直百是為

四品孟康曰內窳甲緣也伸至也背兩邊緣尺二寸也元者大

也○此 貝貨五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

音巨 六貝三寸六分以上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

四分以上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一朋直十不盈

寸二分而度不得為朋率者直錢三足為五品貝紫貝也 布貨十

品 大布次市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紡布幺布小布小布長寸

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

一銖文各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凡

兩而直千錢矣師古曰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 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殺以連錫百姓胥亂

資治通鑑卷之三十九 漢紀二十九 十一 田心補遺

其貨不行莽知民愁乃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竝行龜  
貝布屬且寢盜鑄錢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  
入爲奴婢吏民出入持錢以副符傳不持者廚傳勿舍關津苛罰  
師古曰舊法行者持符傳卽不備留今更令持錢與符  
相副乃得過也廚行道飲食處傳置驛之舍也苛罰也公卿皆持  
以入宮殿門欲以重而行之是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  
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詭言大錢當罷  
莫何挾莽患之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  
投四裔及坐賈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民抵罪  
者不可勝數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 莽  
之謀篡也吏民爭爲符命皆得封侯其不爲者相戲曰獨無天帝  
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盜臣作惡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

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竝驗治

莽子九卿每一舉置三大夫尚書大夫益屬其工也

非五威將帥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秀王舜爲莽腹心而豐尤親

昵日夕入謀議時人語曰夜半客甄長伯遂相與唱導在位褒揚

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兒子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

秀亦受其賜竝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於泉陵

侯劉慶前輝光謝囂

事見上卷元始五年

長安令田終術

事不見於史

莽羽翼已

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舜秀豐等子孫以報之豐

等爵位已盛心意已滿又竇畏漢宗室天下豪傑而疏遠欲進者

竝作符命莽遂據以卽真

謂哀章等也

舜秀內懼而已豐素剛彊莽覺

其不說故託符命文徙豐爲更始將軍與竇餅兒王盛同列豐父

子默默時子尋爲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卽作符命宣新室當分

陝立二伯以豐為右伯太傅平晏為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從之

拜豐為右伯當述職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黃

皇室主為尋之妻莽以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

發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隨方

士入華山華山在華陰縣南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秀子隆成侯棗棗弟

右曹長水校尉伐虜侯冰大司空昌弟左關將軍堂威侯奇并置四縣

將軍主函谷及秀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

死者數百人乃流棗於幽州放尋於三危殛隆於羽山皆驛車傳

致其屍云補註幽州在順天府密雲縣東北五十里三危在陝西行都指節使司故沙州城東南二十里羽山在登州府

城東南三十里崇山在岳州府慈利縣西北二十里尋之生也手理有天子字故生妄想以

及於禍棗之被收辭連揚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

收之雄乃自關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得有謀  
問其故乃菜醬從雄學作奇字耳有詔勿收雄乃得免 是歲莽  
始興神仙事以方士蘇樂言起八風臺臺成萬金又種五梁禾於  
殿中 師古曰五色禾也谷禾所云耕耘五穗者也晉灼曰翼氏風  
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於  
此地而耕耘之也氾勝之日粟是穰粟 先以寶玉漬種 十餘物取汁以漬種 計粟斛  
成一金言此黃帝數仙之術也

至始建國 遣田禾將軍趙竝發戍卒屯田五原北假以助軍糧

莽遣中郎將蒲苞副校尉蘇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  
招誘呼韓邪諸子欲以次拜爲十五單于苞級使譯出塞誘呼左  
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至則脅拜咸爲孝單于助爲順單于  
皆厚加賞賜傳送助登長安莽封苞爲宣威公拜爲虎牙將軍封

級爲揚威公拜爲虎賁將軍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

不可負也

先單于謂呼韓邪單于

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左骨都

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樂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

民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

即左右大都尉也

諸邊王

諸王庭近漢邊者

入塞

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雁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

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是時諸將在邊以大眾未集未敢出

擊匈奴討濊將軍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

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

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陽

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

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

侵譬猶蠱蠱敵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

約齋輕糧

師古曰約少也少責衣裝

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

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

始皇不忍小恥而輒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

負海疆境旣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

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

師古

曰援引也余謂代當作倚岱山也

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尙未集合

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旣空虛不

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糶

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自當齋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

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尙多

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齋釜銀薪炭重



不可勝

師古曰鉞蓋之大口者也

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

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輔重自隨則輕

銳者少不得疾行崩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輔重如遇

險阻銜尾相隨

師古曰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

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

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

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尤言轉兵殺如故

天下騷動咸既愛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以見脅狀白單

于單于更以爲於冀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以登代助

爲順單于吏士屯邊者所在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始

流亡爲盜賊并州平州尤甚

并州都太原上黨上郡西河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等郡余按此時未

有平州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魏始分幽州置平州平字試也

莽令七公六卿號皆兼稱將軍

七公四輔及三公也六卿禮遭著武將軍遠竝等鎮名都中郎將  
和作士秩宗與樂共工于虞禮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鎮緣邊大郡督大姦猾擅弄兵者皆棄  
便爲姦於外撓亂州郡貨賂爲市侵漁百姓莽下書切責之曰自  
今以來敢犯此者輒捕繫以名聞然猶放縱自若北邊自宣帝以  
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謂匈奴款塞之後也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  
匈奴與之搆難邊民死亡係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

太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悸寢劇死 莽爲太子置師友各四

人秩以大夫以故大司徒馬官等爲師疑傅丞阿輔係拂是爲四

師馬宮爲師疑宗伯鳳爲傅丞袁聖爲阿輔王嘉爲係拂故尙書令唐林等爲胥附奔走先

後禦侮是爲四友唐林爲胥附李充爲奔走趙襄爲先後廉丹爲禦侮又置師友侍中諫議

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皆上卿師友侍中諫議三祭酒并六經六祭酒爲九祭酒

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卽拜爲師友祭酒使者與

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

百官表

令丞尉爲長吏師古曰行義謂鄉邑有行義之人諸生學徒也

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

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付璽書奉印

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爲政思

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

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

輒推不受使者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有詔

許之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

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移動至傳舍示有行意必

爲子孫遺大業暉等曰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卽謂暉等吾受漢

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誠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

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

柏作祠堂

頁父曰勝意謂一葬之後更不聽俗動冢土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

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時門人縋絰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

哭甚哀既而曰薰以香自然膏以明自煎嗟乎曩生竟天天年非

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是時清名之士又有琅邪紀逸齊薛

方太原郇越郇相

能音荷

沛唐林唐尊皆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紀

遠兩唐皆仕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

唐尊衣敝履空被虛僞名郇越郇相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

茂才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貲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

高郇相爲莽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稅以衣衾

師古曰贈喪衣服曰衾

稅音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

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葬以安車迎辭方方因使者辭

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欲臣守箕山

之節補述箕山在河南府登封縣東南三十里有許由冢云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疆致初

險廉郭欽爲南郡太守師古曰險廉扶風之縣也補述險廉卽今鳳翔府之汧陽縣杜陵蔣詡

爲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爲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臥

不出戶詡於舍中開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游二仲皆挫廉逃名

之士也哀平之際沛國陳咸以律令爲尙書莽輔政多改漢制咸

心非之及何武鮑宣死咸歎曰易稱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

逝矣卽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爲掌寇大夫咸謝病不可應

時三子參欽豐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

家祖臧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臧乎悉收其家律令書

文壁藏之

按三十二卷成帝校和元年陳咸以清于長事廢歸故郡以憂死咸沛郡相人也此書沛國陳咸木之後漢書

陳寵傳光武始改沛郡爲沛國

二陳咸雖同居沛各是一人又齊栗融北海禽處蘇章山陽曹

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

班固贊曰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耽寵以失其

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爲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

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貞而不諂僻方

近之郭欽將誦好遜不汙絕紀唐矣

是歲潁河郡蝗生 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

爲元城冢墓害

莽會祖賀以下冢墓在魏郡元城

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

堤塞

備註元城即今大名府之元城縣

池陽縣有小人景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

行操持萬物小大各相稱三日而止

至始建國春二月赦天下 庶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上言

捕得虜生口驗問言虜犯邊者皆孝單于威子角所為莽乃會諸

夷斬威子登於長安市 大司馬甄邯死 莽每當出輒先搜索

城中名曰橫搜是月橫搜五日 莽至明堂下書以洛陽為東都

常安為西都邦畿連體各有采任 男食邑於畿內曰采女食邑於畿內曰任師古曰采采服也任

男服州從禹貢為九爵從周氏為五 禹貢冀兗青徐揚豫荆雍梁凡九州周爵公侯伯子男凡

五諸侯之員千有八百 入州州二百一十國并畿內凡千七百七十三國言千八百國舉成數也附城

之數亦如之以俟有功諸公一同 地方百有祿萬戶其餘以是為

差今已受封者公侯以下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五十一

人以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受奉都內 都內積錢之月錢數千

府屬六司農

諸侯皆困乏至有備作者 莽性躁擾不能無爲每有所興造動

欲慕古不度時宜制度又不定吏緣爲姦天下營營陷刑者眾古師

曰營營眾 莽知民愁怨乃下詔諸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

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然他政諄亂刑罰深刻賦斂重數猶

如故焉 初五威將帥出西南夷改句町王爲侯王邯怨怒不附

師古曰邯句町王之名也 莽諷牂柯大尹周歆詐殺邯弟承起兵殺歆州郡

擊之不能服莽又發高句驪兵擊匈奴高句驪兵不欲行郡彊迫

之皆亡出塞因犯法爲寇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歸

咎於高句驪侯驩嚴尤奏言貉人犯法高句驪一名貉不從驩起正有他

心宜令州郡且慰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餘之屬必有

和者匈奴未克夫餘濊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慰安濊貉遂反詔



尤擊之尤誘高句驪侯騶至而斬焉傳首長安莽大說更名高句

驪爲下句驪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與西南夷皆亂

東漢初北莽

匈奴也

志方盛以爲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事復下書以此年二月

東巡狩具禮儀調度既而以文母太后體不安且止待後 初莽

爲安漢公時欲諂太皇太后以斬郅支功奏尊元帝廟爲高宗

事見

上卷元

始四年 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爲新室文母

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

師古曰夫

更爲文母太后

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竊食堂

禮記也晉灼曰竊

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

見孝元廟殿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

而壞之

禮記與何治者言何于

且使鬼神無知又何川廟爲如令

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慢神多矣能得久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位後却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者無不爲然愈不說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孟康曰侍中所著貂也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左右共相對飲食

晉書建國春二月文母皇太后崩年八十四葬渭陵與元帝合而

溝絕之如酒曰葬於司馬門內作溝絕之新寧世世獻祭其廟元帝配食坐於牀

下莽爲太后服喪三年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莽以烏孫國

人多親附小昆彌見匈奴諸邊竝侵意欲得烏孫心乃遣使者引

小昆彌使坐大昆彌使上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

國有禮誼故詘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

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 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

信焉書先畔焉音國治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 殺都護但欽西域遂瓦解 十

一月彗星出二十餘日不見 是歲以挾銅炭者多除其法 匈

奴烏珠留單于死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伊墨

居次云之婿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伊粟置支侯咸厚善

見咸前後為莽所拜故遂立咸為烏累若鞮單于烏累單于咸立

以弟輿為右谷蠡王初烏珠留單于以子蘇屠胡為左賢王時為

左賢王者數死以為其號不祥更命左賢王曰護于護于之號最

貴次當為單于故以授之咸怨烏珠留單于貶己號不欲傳國乃

貶護于為左屠耆王

天鳳元年春正月赦天下 莽下詔將以是歲四仲月徧行巡狩之

禮

禮太官齋糒乾肉因者行張坐臥

續漢志內者合室而張請衣物師古曰張坐臥者謂帷帳茵席

也所過毋得有所給俟畢北巡狩之禮卽於土中居洛陽之都

公奏言皇帝至孝新遭文母之喪顏色未復飲食損少今一歲四

巡道路萬里春秋尊非糒乾肉之所能堪且無巡狩須闋大服以

安聖體莽從之要期以天鳳七年巡狩厥明年卽土之中遣太傅

平晏大司空王邑之洛陽營相宅兆

宅居也垣與壁界皆曰兆

圖起宗廟社稷

郊兆云 三月壬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以災異策大司馬遼

竝就侯氏朝位

免官曰侯爵就朝位

太傅平晏勿領尙書事以利苗男訴爲

大司馬

如舊曰利苗邑名

莽卽眞尤備大臣抑奪下權朝臣有言其過失

者輒拔擢孔仁趙博費興等以敢擊大臣故見信任擇名官而居

之國將哀章頗不清莽爲選置和叔

莽以國將主冬故置和叔之官

敕曰非但保

國將闔門當係親屬在西州者

章梓潼人其宗族皆在西州故欲使和叔譏察之

諸公皆

輕賤而章尤甚

言十一公皆爲莽所輕賤而章尤甚

夏四月隕霜殺草木海瀕尤

甚六月黃霧四塞秋七月大風拔樹飛北闕直城門屋瓦

直城門長安城

西出南頭

雨雹殺牛羊

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

職如太守

王制三十國爲卒卒有正十國爲連連有率

又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分長

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爲六尉郡

師古曰三輔黃圖云渭城安陵以西北至

桐邑義渠十縣屬京尉大夫府居故長安寺高陵以北十縣屬師尉大夫府居故

東霸陵杜陵東至藍田西至武功都夷十縣屬光尉大夫府居城

南茂陵槐里至濟十縣屬伏尉大夫府居城西長陵池陽以北至

雲陽咸陽十縣屬烈尉大夫府居城北河內河東宏農滎陽潁川南陽爲六隊郡東

兆隊河內後隊宏農右隊滎陽前隊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益

河南屬縣滿三十置六郊州長各一人人主五縣及他官名悉改

大郡至分爲五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內縣二千二百有三又

倣古六服爲惟城惟甯惟翰惟屏惟垣惟藩各以其方爲稱

公作甸服

是爲惟城諸在侯服是爲惟甯在采任諸侯是爲惟翰在采服是爲惟屏在揆文教奮武備是爲惟垣在九州之外是爲惟藩總爲萬國焉其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

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云

按莽傳詔曰所隊故萊陽是也

匈奴右骨都侯須

卜當伊墨居次云勸單于和親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

師古曰虎

猛驛名制虜塞在其界之往也告塞吏云欲見和親侯和親侯者王昭君兒子歙

也

歙音翁

中部都尉以聞莽遣歙歙弟騎都尉展德侯颯

颯音立

使匈

奴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繪帛給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

帶等單于盡收陳良等四人及手殺刁護賊二十七人皆械檻付

使者遣廚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歙颯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

良等 緣邊大饑人相食諫大夫如普行邊兵還言軍士久屯寒苦邊郡無以相贖今單于新和立因是罷兵校尉韓威進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蝨臣願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齎斗糧饑食虜肉渴飲其血可以橫行莽壯其言以威爲將軍然采普言徵還諸將在邊者免陳欽等十八人又罷四關鎮都尉諸屯

兵

莽置四關各有  
頭都尉領屯兵

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

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爲寇入塞辟如中國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尙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心莽復發軍屯益州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健爲吏士賦斂取足於民以擊之 莽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

買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貨泉二品竝行貨布長二寸五分廣  
廣入分其圓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入分開廣二分共文右曰貨左  
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  
左曰泉文直一孔穎達曰案食貨志今世謂之竿錢是也邊猶爲  
貨泉之字大泉卽今四文錢也四邊竝有文也貨布之形今世難  
識世人耕地猶有得者古時一箇準二十五錢也余按古所謂泉  
布者其說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遍無不備則  
布之義也王莽以爲貨二品非古義考異曰食貨志改作貨布在  
天鳳元年莽尊在地泉元年蓋以大錢盡之年至地皇元年乃絕  
不行耳非其年始作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乃令民且  
貨布也○竿音莽

獨行大錢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一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

刑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七終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七終